

回台感想

許重義醫師曾任北醫大學校長
現任中國醫藥學院Health Care System CEO

二〇〇二年決定返台服務，是一個很困難的決擇，北醫創校近五十年，培育了許多醫界的傑出人才，許多北醫校友揚名海內外，何須一位與北醫毫無淵源，外校畢業的校長？面對一些激烈反對的北醫校友，以及國內偏藍，美國偏綠報紙的質疑，的確令自己懷疑去北醫當校長是否會成事不足，敗事有餘，造成校內的教職員與校外的校友都分贊成與反對兩派，讓北醫永無寧日？當時較輕鬆的決定，是留在美國過比較安寧的學術生涯。但是想到自己經常與親友提到對鄉土的關心，也常在報章上發表切盼國內各方面能提昇的文章。如果因為有人質疑與反對，就違反承諾，輕易打退堂鼓，是否許重義的「愛台灣」是說一套做一套呢？

回台所面臨的挑戰，的確遠比在美國困難多了。一直有親朋好友詢問或關心，回來是否可以適應？我總是回答：決定回來是有心理準備的，回來是要吃苦耐勞，不是要回來享受的。有了這種心理準備，就會努力去克服困難，何來不能適應的問題？當北醫第一屆醫科海內外校友返校參加畢業四十週年慶典，重?正冠與受頒畢業證書的喜樂時，我特別在這些前輩校友啓程展開旅遊活動時，到每一部遊覽車上向他門致謝。第一屆醫科校友分佈海內外，是當年反對我當北醫校長最激烈的一班。我衷心的感謝前輩校友們當初的質疑與反對，讓我來北醫時，心存戒懼，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，更加努力做事。

在美國過了三十一年的半輩成人生涯，回台後有非常多的感觸，最深切的感受是台灣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，各種客觀的數據，都顯示，我們有一個優秀的國家。台灣人也真是了不起，台灣人在世界舞台上的成就，可以說是「罄竹難書」。拿我個人最熟悉的美國作比較，台灣也許有些地方不如美國，

但贏過美國的也不少。例如台北與高雄的捷運，比紐約當然好很多，也比華府的更優質。高速鐵路美國已經談了幾十年，台灣從說到做，不過幾年的功夫。一杯Starbucks咖啡在美國賣兩塊多美金，台灣也賣兩塊多美金，McDonald的漢堡，美國賣兩塊多美金，台灣也一樣。但是進美國的急診處要一仟多元美金，台灣卻是一仟多元台幣。美國約有16%的working poor(四千七百萬)沒有醫療保險，台灣人百分之九十八有健保，每個月幾百元台幣的保費，如有慢性病如高血壓加上糖尿病，一個月看一次門診幾佰塊台幣，各種藥物包括brand name如Lipitor、Actos全包。台灣的問題是在媒體長期唱衰台灣的影響之下，許多台灣人自以為不如人。以下是一群芝加哥台灣同鄉的心聲：

「我們是一群長期關心台灣的芝加哥台灣人。我們在國外，常常碰到台灣來的青年子弟，在談話之間，透露出很深沉的無奈。對台灣的現況，他們感到不滿；對於台灣的未來，則是完全沒有信心。

他們不知道那個『在他們心中混亂、無序』的台灣會走到哪裡去。年輕人理應是充滿信心、充滿熱情，對前途充滿希望充滿理想的，但是在這些台灣來的年輕人身上，我們看到的卻只是迷惘與絕望。

對這個現象我們感到非常困惑。從國外看台灣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生機蓬勃，包括硬體軟體等各項建設，在世界上都是數一數二的國家；我們看到的，是一個欣欣向榮、經濟起飛、在世界各國的評比中都是名列前茅的國家。為什麼來自這樣國家的年輕人，會對自己這個早已受全世界肯定的國家，完全沒有信心呢？」

我們是活在世界上最糟糕的國家裡？以下是一位從中國移民美國的美籍華人作家

沈寧，到台北旅遊六日的感受。原文刊載於在美洲發行的華人報紙《世界日報》二〇〇八年三月：

「人在海外，只通過報紙和電視發布的點滴去認識台灣，結果是負面的，以為台灣政府績效不彰，官員品格拙劣，台灣人素質低下，文明缺乏，社會混亂，令人覺得恐怖，乃至若干年前有機會在台北謀得一份很好的工作，也推掉了。

最近去了一次台北，發現過去多年的印象，至少百分之八十都錯了。

我是第一次去台灣，希望親身了解真實的台灣社會和台灣人，所以推辭了接待單位的盛情，爭取更多個人單獨活動的機會。台灣之美，固然部份依賴於飯店之衆多，夜市之繁榮，小吃之豐富，飯菜之精美，但更加吸引著我的，卻是台灣的普通市民們。

走出桃園國際機場，立刻體驗台灣人敬業樂業的精神。我找到長榮公車櫃檯，買票坐車到台北。從桃園到台北，一小時路程，票價一百三十五新台幣，折約四至五美元，實在便宜！

……

不論在馬路上、車站裡、公車上或是商店裡，我從未見到有人橫衝直撞，也不記得見隨地吐痰、亂丟垃圾。更令我驚訝的是，即使在捷運車站裡，公車上，飯館裡，就算台北西門町那樣的熱鬧地方，包括年輕人在內，都懂得儘量保持安靜，不高聲喧嘩，影響他人。我從經驗總結：『喧鬧與文明成反比。喧鬧之地，必是文明低落之處。』

在台北乘捷運，站內上下自動扶梯，所有乘客都站在右側，空出左半邊，讓趕路人走。我從未見到一個人，站在左半邊，即使整條扶梯左側都空著。最可愛的是那些中學生，也如此守規矩。

中學生本來是最調皮的一群批，喜歡結夥說笑走路，可是一上扶梯，便都自覺站在右側，絕不為說笑方便，擠在左側擋路。捷運車廂內，靠門處安排博愛座。經常看見博

愛座都空著，許多乘客站在旁邊，卻都不坐。上下學時，很多中學生乘車，也都站在博愛座前聊天，不占座位，特別有規矩。一次我見到有人抱個孩子上車，立刻有四、五人同時站起讓座，令人感動。捷運車站月台，每個車門前地面，都劃了斜斜的排隊線，我發現不論多麼擁擠的時刻，所有乘客都會自覺依線排隊，絕不亂擠，而且永遠先下後上，絕無搶先之舉。

我相信，這是台灣全民崇尚推廣文明五十年的偉大成果。上世紀後半段時間，當有些地方把野蠻落後當作光榮來崇拜的時候，台灣社會開始對三代人進行不屈不撓的文明教育，已見碩果纍纍。現在台灣實施十二年義務教育，所有青少年都起碼高中畢業，進一步建設文明社會，更有雄厚基礎。

去年四月，我到普林斯頓大學參加一項研討會，認識沙先生，沙先生提到他二〇〇五年第一次到台灣，感受和筆者一樣，人與人親切和善，搭車文明有序，書店充滿文化氣息。沙先生說他在中國生活了40幾年，在美國過了二十多年，但現在卻覺得台灣才是他的心靈故鄉。

另一位朋友姓張，他說自己跑過幾十個國家，喜歡從交通工具看一個社會。他對台北捷運以及台灣高鐵都讚不絕口，不但設備新、車廂乾淨、服務好，而且乘客都很守秩序，上下車排隊，無人喧嘩。在他的印象中，只有北歐和日本才有這樣的水準，連美國都比不上。

生活在台灣的人，整天被政客的語言污染，被電視疲勞轟炸，總覺得台灣一無是處，沒有希望。其實，台灣一點都不差，台灣不但建立起華人地區唯一的民主體制，也是華人社會最文明的地方。就像余英時教授說的：「台灣雖然很小，影響卻是巨大的。請珍惜台灣、愛護台灣。」

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的會員當然和我這位老會員一樣，都能以台灣與台灣人的表現感到驕傲。

